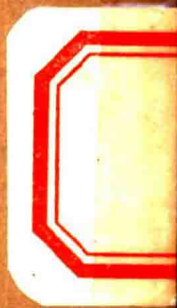


中山先生遺著

三十
三年
落
零
夢



大蓬圖書供應社刊行



飛昭濟薛今薛彭新正五十五羅楊飛平蘇斷蘭白水蘭梅小說金
 仙天約和反初二觀貴山公活佛剛君
 雲月夢英秀鴻殊通虎虎德紅丁仁古奇佛
 平再牡石花零妖龍家二遊度公山貴
 走陽圓驢雄佳雁說掃平平江樓征征續
 國傳記史傳唐話丹緣夢記集傳傳將北樓南西南夢梅案西東集集唐番圖

權 版
 有 所

版再月一十年三二

點 標 式 新

夢花落年三十三

冊一裝洋

英 文 王 者 點 標
 榮 世 沈 者 閱 校
 社 應 供 書 圖 達 大 者 版 出
 號 一 廿 百 一 路 東 廣 所 發 批

本社出版各種標點書籍，原託廣益書局經售。擬蒙諸君嘉許，訂購日衆，茲爲發展營業，另闢本社批發所於廣東路一百廿一號。力圖檢配迅速，益臻供應，完善。如荷惠顧，竭誠歡迎！

孫序

世傳隋時有東海俠客號虬髯公者，嘗游中華，遍訪豪傑，遇李靖於靈石，識世民於太原，相與談天下大事，許世民爲天人之資，最靖助之以建大業。後世民起義師，除隋亂，果與唐室稱爲太宗。說者謂初多俠客之功，有以成其志云。宮崎寅藏君者，今之俠客也。識見高遠，抱負不凡，具懷仁慕義之心，發拯危扶傾之志，日憂黃種陵夷，憫支那削弱，數游漢土，以訪英賢，欲共建不世之奇勳，襄成興亞之大業。聞吾人有再造支那之謀，創興共和之舉，不遠千里，相來訂交，期許甚深，最勵極摯。方之虬髯，誠有過之。惟愧吾人無太宗之資，乏衛公之略，馳驅數載，一事無成，實多負君之厚望也。君近以倦游歸國，將其所歷，筆之於書，以爲關心亞局興衰籌保黃種生存者有所取資焉。吾喜其用意之良，爲心之苦，特序此以表揚之。

壬寅八月

支那

孫文逸仙

陳白君嘗贈琵琶

並題詞云：

流落潯陽婦

冰弦訴別情

吳門乞食客

亦作洞簫聲

英雄漂薄紅顏老

同抱餘情委秋草

贈爾琵琶作伴遊

一撥十年長潦倒

重印贅言

距今大約有二十年罷，我在當時朋儕中年齡最小，却最先得讀幾本當時不易得的書；其中一本就是這三十三年落花夢的譯本。年紀稍長，聽說虛無黨有『最樂莫如雪夜閉門讀禁書』的話，回憶當年，竟成了不可再得之樂。人事紛紛，兒時所見聞也漸忘了。

中山先生一死，不由人不追想往事，更不由我不追想這書；可是這書在當年還只好閉門偷讀，流傳之少可知，至今日那裏找去呢？

我們最歡喜是竟然找得一冊原本那一天，急急從事翻譯，已譯得過半，再歡喜不過的是有一位朋友在鄉裏竟發現收藏着一本當時的譯本，搜了出來，於是連再譯的前半都舍棄了，只拿原本舊譯新譯三本校核一過，結果只將舊譯本補還一些略去的地方，便付印了。

最遺憾的是朋友所藏那舊本已頗殘破，無由知道當時譯的是誰。好在編首有幾行『說略』，當時譯者的立例還存，現在照錄在下面——

一、原本於中西生存人，姓名不備舉，所謂事關他人，應守秘密之德義。譯者或知或不知，知之亦仍其舊，以口代之，惟黃遵憲李盛鐸等，無關重要，則爲填出。

一、原文約十三萬言，初譯稿約得七萬言，今復節主五萬餘言，自信事實不減，文字轉覺雅勁。

一、著者半生歷史，原不盡與中國有關係，本擬節譯，惟其思想變動進化，既足爲吾國民借銳之資，又足以覘彼國國民對中國之意向，而中山實爲全書主人翁，雖運動聯合，手段未詳萬一，然亦足以觀大要，竭兩月

之力，不嫌辭煩而譯之。

一，譯者疏於和文，助其不逮者，薛君蟄龍之力爲多，不敢掠美，謹誌於此。

以上是譯者當時的立例，現在重印的既然仍是那一本所改無多，他的定例當然也沒有改變。

一九二五，四月，二十日

P
Y

新式標點 三十三年落花夢目次

落花夢醒	一	開新生面	三〇
故鄉之山川	一	再入夢寐之鄉國	三一
余之家庭	二	興中會主領孫逸仙	三四
中學校及大江義塾	三	素人外交家	三八
自棄卵予之反動	五	康有爲入日本	四四
爲耶穌教徒	六	南洋之風雲與吾黨之活動	四七
思想之變遷與初戀	九	形勢急轉	五〇
定大方針	一四	大舉南征	五三
入夢寐之鄉國	一六	新嘉坡之入獄	五六
無爲之四年中	一七	大本營——佐渡丸船中	六二
暹羅遠征	二〇	經綸悉破	六五
歸國三月	二二	與孫逸仙書	六七
第二之暹羅遠征	二五	惠州之革命	七二
嗚呼二兄死	二八	唱落花歌	七六

新式
標點

三十三年落花夢

落花夢醒

吉野山之花，無聲而散乎？雖然，因風而散者，其有不自由之感乎？是故，見花開如錦而喜，或見落花如潮而樂，十人十色，百人百色，千人千色，人各異其感，而不異其情。意者花獨無心耳，余其爲花乎？

爲花可也，爲枝頭之花，潔與白雲競觀可也，爲方散之花，皎與白雪爭飛亦可也。但此皆屬余過去之夢想耳。夢去無痕，春來隔世，余其爲沾於泥塗之落花哉？

嗚呼！半生夢醒，而獨懷落花，則於鬢絲禪榻之間，對鏡而笑曰：『君之容貌如此軒昂，而何其無爲之甚耶？君之風度如此奇，而手腕何如錐？君之慾望如此大，而心光何如豆？君之行爲如此磊落，而性情復何如婦女？君終爲天下之不英雄乎？嗚呼！不英雄哉！天下不英雄，惟君與余耳！』乃其唱落花之歌，共奏落花之曲，不知花之夢爲余，余之夢爲花，夫花與余終必有緣矣。嗚呼！君乎！嗚呼！余乎！

故鄉之山川

雖然，余母猶以高齡而在故鄉也。若聞游子唱落花之歌，將起如何之感乎？余之妻子，亦在故鄉，停辛紆苦而遠慰羈旅之夢，若聞征夫奏落花之曲，又將下如何之涕乎？歸乎！歸乎！市廛兵吉，將以爲如何乎？歸則故鄉之山川，若何而歡迎乎？

距加藤州之銀杏城西北十餘里，有小村，曰荒尾村，民雖貧而純朴，地雖瘠而占形勝。余生於村之名族，古所謂鄉士之家，嘗朝眺小岱八郎行平之居，城七面峯於東，夕望肥前之溫泉，多良二峯於西，俯仰放大聲而歌：「英雄起處地形好。」覺萬峯迴首，四山響應，神來如贈，興往如答，以爲他日必不負所期望，而今若此嗚呼！地形之負余歟？余之負地形歟？抑爲英雄者，將如何乎？

余之家庭

語曰：「家庭之教育，作一生之運命者也。」余信之，余如何？

傷哉，孤零之身乎！余年十一，而父逝世，其行事不可得詳也。然余父實抱英雄之特性，開擊劍場以教子弟，手丸丹藥以惠村中之老且病，時醉酒發大聲，唱大歌，酣嬉淋漓，罵讖而不懼，此猶得諸記憶者也。而余所最印於腦而刻不忘者，則撫余頭而笑曰：「爲大將爲豪傑。」又以金錢爲多穢而叱之曰：「慎無中銅臭之毒！」之二事也，母承父志，教育相同。而余之親族，皆以長兄前車煽余。蓋長兄於明治初年，主張自由民權，浪跡四方，入西鄉鹿耳之塾，十年與於革命而戰死者也。余時雖未知「大將」「豪傑」爲何人，「自山」「民權」爲何物，而思之如嬰兒之求乳，幼稚之望恩物也。又以爲官吏與兵卒，爲上帝罪惡不幸之府，社會與民黨，乃神聖而兼高尚之法團，雖賊軍謀叛，余極表同情，欣然據之以爲心得。

余之同胞，男八，女三，余最幼，諸兄皆天，至父歿，僅存二姊二兄與余。二姊已嫁，二兄學於近鄉之某私塾，而余入近村之小學校，習字作文，每喜用自由民權等字。年十五，入中學校，放任自由，狂態可掬。夫余，先天的自由民權家也。富士之山可移，黑江之水可竭，而余志不可改。雖觸校長教員之怒，受同學之疾視，而余自信如是，則所

行亦如是。

余在中學長兄遊學於東京，二兄遊學於大坂，家產故不豐，父又不事家庭經濟，喜卹貧民，禮待人，至晚年，家政中落，而母以一女子身襲其後，能給資使三兄遊學，節衣縮食，董茶如飴，余歸省時，輒見典質器物，背面涕泣，已復強笑而課余學之進步與否，卒能打破頭關，使余等皆受學校教育之益。母之德厚矣！浪迹江湖，論交海外，英雄豪傑，一事無成，非獨無顏見五大洲士，抑亦何以對吾母哉！

■中學校及大江義塾

世界敗類之人，莫如學未成，而預計吾異日當爲何官，就何職，歲得俸若干鎊，足以瞻孤雛，嚇腐鼠，此爲人道之最下級，而不意中學校之學生，語其志望，皆如是。蓋「官」與「吏」者，泥棒也，惡人也，人道之蠹賊也，自由民權之公敵也。彼等與余志望不同，時相鬥爭，呼余爲「賊」，悲哉！四面皆官軍，而賊軍僅余一人。不惟不能進，而與之戰，且不得不退，立於防禦之地位。又教員中有敗類二人，以自由民權家而受其教授，猶乞憐於敵而得糧，其不可以久矣。此感一起，如百怪入場，芒角四出，乃自楚歌聲裏，突然飛躍而出重圍之外，當時於頑迷，守舊之風塵莽莽中，有別樹一幟於詫麻原頭，以鼓吹自由民權，而養成學生之人格者，則「大江義塾」是也。

大江義塾者，德富蘇峯先生所開之家塾也。先生不惟鼓吹自由民權，其教育亦以自由放任爲主義。門弟子呼爲先生不應，而使呼其名，故余等不呼爲德富先生，而曰猪一郎。課程雖定於猪一郎，而不別置塾規，由塾生議設，此所謂自治之民也。猪一郎口角飛沫，津津講法國革命史，滿座肅然。至佳處則眉飛色舞，或脫幘投地，拔刀起聲，柱猪一郎亦不制，使余有「此間樂不思蜀」之心。然余有可驚者一事，則土曜日之演說會也。塾生年

長者無論矣，十二三齡之童子，亦出爲演壇之辯士，說克林威爾，華盛頓，耀伯斯比爾，丹敦可布亭，布拉依脫，皆振手動眉，淋漓傾倒，實足使先天擊自由民權家面黥，淡無顏色。雖然，余先天自由民權家也，余所知者，「大將」，「豪傑」，與賊軍謀叛，一日不可離自由民權，相依爲命，而不知其他，何有於克林威爾諸人。進登演壇，無事可言，乃託病謝之，或登山逃之，先天的自由民權家，於茲亦可謂窮矣。

雖然，大江義塾者，余之理想鄉也，自由民權之天國也，余甚喜之。所憂者，演說之例耳。託病逃者屢次，終不可以已，於是自掩所短而爲之說曰：「迫於必要，則人盡得爲雄辯家，豫修練之者，藝人之事也。」嗚呼！「山寒欲動不動雲，石壓將崩未崩雪！」余先天的自由民權家之價值，卒賴此說以自高，終以不墮。

余既以演說文章之修練，爲藝人之事，則六十有餘之同學生，無一不爲藝人，余何事而懼。於是，一敬畏之旋渦滅，而一輕蔑之旋渦生，生生相續，旋旋不已，無何，而又有一疑問浮現於腦，以爲彼等敝自由民權於口，聲聲如杜宇之血，豈感物而鳴，抑果出於莖之衷情，而然乎？余得此疑問，廢書忘寢，終不自信，乃就塾中第一之熱誠家而求解釋曰：「君之熱誠，余知之矣。但以一死報國民之言，其爲自動力，抑爲被動力？果爲道德所激發，或爲功名心所驅使，願君爲我一吐其真情。」彼截然而笑曰：「人豈無名譽心乎？人間之活動，唯爲此也。若我則渾身是名譽心，此可掬以示我同志者。」余聞而適然驚曰：「猪一郎何如？」彼曰：「猪一郎者，名譽心之熱力，更漲高於吾輩一度。」彼見余有失望之色，若慰者而謂余曰：「男兒生世，知有建大功，揚大名而死耳，他何慮！」然此言也，益不足以慰余心。余於此時，旋渦亂起，竊自以爲凡爲國家人民而死者，爲賣名而死者也，非猶是一種之利己主義乎？夫飲羊之徒，不如屠狗，名士死青山，而貪夫亦殉金穴。彼等皆所謂詐欺漢也，猪一郎猶如是，則天下士可推而知。余於是爲獨斷的推理家，虎虎自是，不但蔑視同學，且蔑視猪一郎，不但蔑視猪一郎，且蔑

視天下之有志家，及古今中外英雄豪傑。既而胸中又一旋渦起，反觀自省，不知自由，民權之何物，而如何說之，不辨權利平等之何狀，而如何唱之。余爲自由，民權之奴隸，空揮淚而說自由，民權，甯非劣於同學乎？余乃以蔑視同學之心，而自蔑視。嗚呼！虛我擲去，真我不來，心如斷絲之紙鴛，海天無際，飄蕩隨風，若聽其所之，而休究厥歸結，終爲自棄！以爲人生五六十一年，唯任意欲情動而了此一生耳。取鏡照人，迴面而發見自己之醜，不自知而入於哲學之疑問也。

自棄者，墮落之先進，天下至險之景象也。彼無所求，無所欲，故無所爲。自棄者，又無形之自殺也。於是遂胸中一片之悲愁，而生精神一點之苦痛，苦更逐苦而生迷，迷苦錯綜，盲進不退，於是窮大失其居，故於自棄之心，實燃有哀衰之情。幸有此情，燄之燃，而此燄一與真機相觸，即闊然而入於道，否則終自燒死耳。然則自棄者，非致命症，是生死一髮之歧路也。唯有運命神以監視之耳。

余爲自棄之卵子，而立此至險至苦之地，果何所爲？既脫名譽之羈絆，破道義之壁壘，無是非，無善惡，以好酒而痛飲於酒樓之上，以嗜食而大嚼於屠門之前。且年少風流，思求彼美，千金買笑，苦無纏頭，乘自棄之烈火，雖爲盜亦所不惜，然幸不入魔，斯慾未遂，此余所回顧而自賀，且以自慰耳。

余在自由鄉之大江義塾，今轉爲此身之不自由鄉也。彼自由民權之詐欺漢，及名譽之奴隸，見余日必鬻酒肉，佯狂而歸，冷嘲熱罵之不已。自棄卵子，亦蔑視此公虱，不屑與辨，一旦不安厥屋，遂浩然長嘯，辭大江義塾而出。

自棄卵子之反動

余以自棄之大決心，立於紅塵間，運命之神，將如何遇余乎？余之退學而出也，遇同鄉之友，共居客邸，彼等說自由，民權之可貴，復說忠，孝，仁，義之可尊。說忠，孝，仁，義之可尊，復及燕瘦環肥，倡條治葉之可羨。口角飛沫，難奏不倫，時暖酒小酌，乘醉出行，彼不知余有自棄之大決心，故始而祕之，終乃誘之。嗚呼！余既有此決心，何爲不以是爲自棄之息壤哉！然終斷斷拒之，而不自知其理由，遂去客邸而寄宿某私塾，與彼等絕交。

天不欲使英雄終老於無何有之鄉，則必有以磨練之，摧折之，遊戲之，離奇變化，終歸於最後之一點而後已。余今非其時也。回首當年，欲爲文人，爲學者，爲大將，爲賊軍，爲花和尚，爲濟顛僧，爲登徒子，而皆不成，今處某私塾，一以厭棄友人之言行，一爲余之經濟作然。則以育英之學校，而居自棄之卯子，避四五可厭之友人，而反與四五十可厭之友人處，乃屢發「我瞻四方，蹙蹙靡聘」之嘆，雖窮屈不自由，鄉之大江義塾，自由，民權，詐僞漢之舊同學，亦屢入自棄卯子之夢。嗚呼！關塞極天，江湖滿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自棄之卯子，再變而爲不平動物，三變而爲厭世之人，雖世界風雲，春秋花月，獨此心地之間，大千塵廓，衆萬陰沈，如死灰之不復然，槁木之不可復蘇，絞聲伏泣，余其爲楚囚以終老哉！

爲耶穌教徒

莊子曰：「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而況乎兄弟親戚之警欬其側者乎？」諒哉，善道人情之言。余當自棄之時，偶得非詐僞漢，色，餓鬼之友一人，日與策杖瞻帝城春樹之勝，日曬夕復，爲嚮導過耶穌教會堂，入聽其所唱讚美歌，亦明朗，亦清愴，瀏然如振秋玉，不覺使余心逸塵埃而無滓；及聞其所說之上帝存在論，不覺使余有如望光明於暗夜之感。說教既終，又讀排哀勃爾一節，不覺使余魂魄近之而哀，遠之而益哀，如悲，如喜，起一

種不可言之感想。出堂，即購排哀勃爾與讚美歌讀之；又探宣教師所讀一節而讀之曰：『目爲身之光，目瞭，則全身明；目眊，則全身暗；是故爾無憂世之黑暗也，先去暗於而心！』又曰：『告爾等爲生命而慮食，爲身體而慮衣，勿憂慮，非生命糧自優，身體衣自優者乎？爾見天空之鳥，不爲穢，不蓄於食，然爾之天父，養之而自結，爾等較之而執勝，誰得以煩憂而延其生命者乎？』言言語語，皆如銳劍之芒，刺余於心，句句節節，無不爲余潛通生命之活泉。余悲喜交集，泣而讀，讀而泣，徹夜不寐，陰氣沉沉而來襲心，則運命之神，或者其猶未棄余歟？

自棄之卵，一變而爲希望之兒。一週日間，讀排哀勃爾不遑交睫，讀『人若見婦女而起肉感者，衷心以爲姦淫也。』與『若右之目，陷爾於罪，則拔出而棄之。』等句，不覺震慄。而至讀『終荷重負者我。』與『誰求其兒派痕而與以石乎？』等語，不自知其雀躍也。彼色餓鬼，安能參此消息乎？色餓鬼，爾不知毀譽之外，有道義，余今得認之，不知肉體以外有靈魂，余今得遇之，不知有爲神於人間之上，余今得捉之。公等逐粉脂之臭，而余從貌姑射山之神人以游。余自此遠矣，今我非昨我，任千百輩之冒罵嘲笑，余終無所見，無所聞。

下日曜，復往聽之。既畢，出教會堂，感情滿胸，獨尋歸路，忽有人叩余肩，回顧，則宣教師也。謂余曰：『卿可爲實受神惠之人，神必救卿。我名甫希耶，居於築地之四番館，如不棄，請枉駕共談教宗。』乃取一小冊授余，袖之歸，乃基督教三綱領，中分神之存在，人間之罪惡，及基督之贖罪，意簡說明，爲斯道之初學本。

翌日，往訪甫希耶師，彼喜迎入，紹介其細君子。師爲余作排哀勃爾之講義，細君爲余教授英語之初步，余自是日就學於築地四番，無虛日。

流光似水，櫻花已謝，而榴火將明。甫希耶師挈家避暑，遂與余別。時聞舊師猪一郎在芝浦，往謁之，叩近狀，余以熱中耶穌教對師大喜，勸余至其寓，且紹介其友小崎師。余自是得入小崎師之門，每日從芝浦寓所至其處，

以求孟晉於耶穌教之道。

暑假已過，學校復開，學生皆來京就業，余亦辭私塾而入早稻田專門校。當時猪一郎決閉大江義塾，而駐東京。塾生隨之者頗多，入專門校者亦不少，回首前塵，墜歡如夢。當時余與舊同學生四人，以月費不給，另借屋於豐島村，炊爨自給，茹苦而甘，人稱之曰「五貧軒」。余每日躍赴小崎師之番町教會，研究至道。嗚呼，古昔蓋世英雄自命之人，往往不轉瞬而課虛求寂，余方盛年，已蹈此境。讀「不信平生臂鷹手，挑燈聞數佛前錢」之句，未嘗不撫心長歎，寄一掬同情之淚也。

余以方盛年華，皈心清教，戰勝芻豢之場，課功微芒之際，時則余年既十七矣。小崎師勸余受洗禮，余甚願；惟念余之問道，皆甫希耶師之功，則今宜就甫希耶而入之，以此情告小崎，小崎似可。徐謂曰：「甫希耶所屬之教派，爲浸禮會，於其教會政治，略近吾派，但就洗禮之義，有費事耳，宜從君之欲。」余乃知耶穌教有八家，九宗之別，乃就問理由，而擇組合派，採其教會政治之共和，與信仰條目之自由，而受洗禮。嗚呼，向所擲之自由民權，今如已墮之胎，絕而復蘇。唯余亦不自知其何以然。然至此，而余與自由民權，仍如並核之仁，不可割擘。

余偶歸鄉，說母入道。再至東京，二兄與其友災戶君，皆自大阪來，居麴村之客館，余亦共居。常見彼二人避余密談，心訝之，不敢言。唯乘時觸機，力說吾道，以引入之。彼謂余曰：「宗教之事，固爲重要，然吾今大事在心，無暇研究。夫黃鵠一舉，見天地之方圓，斥晏藩籬，安知其志！」余曰：「世事已成黑白棋，禍福正如反覆手。天下重大事，孰有過於立命者？」乃繕排哀勸，摘示其言曰：「人若得全世界而失生命，有何益乎？」以鞭之。彼乃熟讀反復，若有動心。少頃，慘然謂余曰：「汝以冷炭置吾腸，吾欲棄汝之忠言，達己之目的，而熱力不繼，汝之力大哉！雖然，孺子可教也。」乃吐其胸中祕密之義，屏人握手，而告余曰：「今日世界之現狀，一弱肉強食之修羅場，強

者逞其暴威，則弱者之權利，自不得不供龍虎之啖食，犬狼之搏噬，此豈可漠視之哉！爾誠愛好自由，民權，亦知自由民權，乃誕生於強權之下，兩強不能相消，而可以相平；而相平之初，則非擲可驚之代價，終不能有恢復之一日。今者歐亞交通，而以日本爲之關鍵，然而區區浮海蜻蜓洲，決不能以有爲，而亞洲運命之岐路，懸於隔海之支那；支那雖衰，地廣漠，人衆多，物殷富，歐洲所謂東方睡獅國，苟撞鐘伐鼓以醒之，傾太平洋水以浴之，振蠶舞爪，以與吾日本相提攜，則恢復權利之策也。」「一輪紅日東方湧，約爾黃人，捧海王之祖天神種，足踏全球動，非衛言也。時無英雄，非戰之罪，舉而措之猶反手也。故余數年來，決意入支那，徧物色英雄而說之，若得其人，則願執大馬之勞，不得則欲自立而任之，使亞陸風雲，卷舒於三島之掌握，豈非驚天動地之事哉！己與一友約，竊爲入清之備，原期不汝知也。今聞汝之言，心甚不安，力命相爭，吾不能造列禦寇而質之，嗚呼，吾復爲五里霧中之人哉！」自此每日攜排，哀勅爾獨驅出郊外，遂求立命，終爲斯道之人，入清之志望，亦幾消滅矣。而余此時腦界，反留支那印象，以爲入支那而爲傳道師也，千里之行，起於足下，余之得窺見歐亞大局之關係，於彼國運命之重且大者，至今猶感二兄之賜也。

思想之變遷與初戀

當時一兄病在家，書來告余，余與二兄歸鄉。參商久闊，燈獨一堂，皆爲侍母之身。余與二兄，乃以耶穌教說服一兄，一兄以道理主義應之，論鋒一交，銳不可屈，母常在傍傾聽，久之，家庭之婢僕，隣里之子女，皆來研究，廢淫鄙之謠俗，唱清館之讚美歌，而余每日曜，亦必說教，余之一家，遂爲宗教哲學之研究所。

余既熱心於博愛，平等之教，而爲家庭之傳教師，論道一室，雖貧不憂，然出門四顧，秋風黃葉，四山蕭然，野無

生氣，農有菜色；上追賦稅之諡，下苦價臺之築；哀此窮氓，有數十人醫余家訴窮狀，且乘醉吐暴言；母與兩兄，不噴而助以金，且教以處置方法，恢復權利之策，熱心溢面，皆叩頭垂淚去。嗚呼！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彼等實爲心之純者，天何酷虐，人何冤孽，而組織此不博愛，不平等的世界哉！

時余村有一農婦名娜迦，操作過於男子，并天成之雄辯家也。余聆其談話，至於有一夜不成眠之事，其言曰：「說是栽地種田，就不得窮，那栽田種地都靠不住，就是只好去吃水了。我也有一個十八歲的時候，歡喜那個老漢就從了他，從了他以後，他只有一個鍋，二個飯碗，筷子四根，還有一個盆，就是他的家私。他把我帶起來，就借了公子家的田地來栽種，農忙不農忙，我們都是不要命的去做，你們老太爺老太太知道的，三年的光景就積了四五十俵的米，（一俵有五斗樣子），我們無一回欠過租谷，那是頂好的了。兩個人歡愛的中間，又不能說不，那知道生了兒女，生下兒來要關照小孩，添了人口，我就一點事都不能做了。小兒傷風請醫生，添衣服，那裏這裏，我們肚子又大了，我想許願生出來是死的就頂好了。我聽着我的小孩叫的聲音，只差說殺了他好了。我現在三個月，沒有一個月在田地內去做活的，以前費了多大力積下點米，已經一天一天減少，快要沒有了。再氣顛也不爭用，不知不覺把肚子一摩，不知道什麼時候又懷了胎，中間有死了的，死後要埋他，就是這樣不知費了多少米呀！飯呀，想起借錢來要利錢，追起來了不得。過一世，人麼，一生都是在火爐上過日子喇！」嗚呼，其先與麵包於人乎？其先給與福音於人乎？是當時新在余胸中所起之疑問，乃以此意叩吾兄。一兄曰：「由宗教之安心以慰貧境者，非完全之方法也。慈善之救助，道義之小惠，而一時之姑息手段也。若溯人權之原理，而圖恢復之策，始可矣。」又曰：「土地者，天供人類之共同物也，人耕作土地而有收穫之權，無占踞土地而事壟斷之權也。豈獨土地然，世界文明器械，皆殺人而終自殺之具，欲以所謂道理之大法，返照現社會，提其缺陷，

而與以正當之釋明，則不但一變貧民之狀態，且將共逸於現社會以外，而後真平和、幸福可長保也。」余猶聞歐美社會黨之主張，與其方法，且聞亨里池行克拉夫脫金之名也。夫唯見一死人而激成感情，終至死生分別而爲釋迦牟尼佛，蓋根器之上乘者也。余爲鈍根下器之人，見乞食貧民，不知幾千百，見時偶灑兩行之淚，或投一二厘以胡魔化一點之芳心，實未嘗揭「貧」而爲胸中之問題也。天偶福余，促歸鄉，使親接貧民之狀態，又使一兄下道理的斷定，而終以貧之印象銘鏤於心，嗚呼！天意何爲，余曷知之？蓋天意者，隱於人界之偶然者也。家居半年，至熊本入海老名師之門。嘗聞其說教，喜其思想議論至長崎，欲大修練，乃自定課外之課，而窺神學社會之一班，余此時猶爲信仰，豈知血潮腦電，已變動於方寸之間，而思想界之風雲捲地來矣。

余爲求知而讀書，然知一事，則動生一疑，爲進道而索理，然得一理，則又生一障，終打破此疑雲障霧，否定基督之神性，於是不可名言之感，油然而起於胸中。將依然而神事基督乎？則放棄其新知，而退歸舊步，是不可能之事也。然既知不可以祈禱動天地，如何而問天以搔首乎？既悟人間之心性，以鍊磨而進道，又如何求基督之贖罪乎？余於是胸中旋渦，續續亂起，曩時所沉醉於春風之博愛平等主義，歸於消極。秋風狂吹，余復爲煩躁沉鬱之人，遂廢讀書而隱於余所謂祈禱之山。時而號泣，時而自笑，沈思渺慮，情激感窮，如是七日。余遂自謂真宰在世理性，存吾天賦良知，何難！何悚！乃下山歸學校。

當時二兄偶來一書，則亦述信仰之變化者也。其要旨則始疑基督神性爲不足恃，更以森羅萬象，爲造化之聖書，虛衷靈明，爲自己之救世。研究之以入自化之大道，又附友人藤島君書曰：「天賜清閑，得親古聖賢之機，默座靜考，於陽明知行之說，大有所得，終脫基督之門，以自拓吾道。」夫銅山西崩，洛鐘東應，蕤賓鉄躍，晨風鳥鳴，而我三人，同時變化，亦奇矣哉！